

她活在自己的螺蛳壳里面



《盐镇》
易小荷 著 新星出版社 2023年2月

天刚蒙蒙亮，翠鸟叫了几声，陈婆婆睁开眼，看到大儿子站在床边，她忍不住怒气，用手指头隔空戳他：“你哟，渔船卖得九万块钱，都不分给你妈一点，你忘咯，粉刷的三千块钱，都是我出的哦……”儿子没有回答她，依旧站在床边默不作声。然后她才真正地醒过来，连忙去蹲在自制的尿桶上，在稀里哗啦的声音里她望向空荡的屋子，才想起来大儿子两年前就得癌症死了。

陈婆婆这一生足够漫长，足够她送走身边所有至亲的男人。漫长的一生之间，阴天落雨，晴日刮风，河边野地的油菜花开了谢了，隔壁檐下的月季开了败了，古镇的新街子街空荡死寂，仿若一座遭受废弃的墓园，往来的鸟雀都不愿落脚。

对于仙市人来说，“陈婆婆”这三个字像是古老的咒语，人们提到时声音会不自觉压低，脸上露出神秘的表情：“就是那个开猫儿店的陈婆婆？”

她实在太矮小了，皱纹和老年斑占据了她的每一处皮肤，半年前的一场梗阻性黄疸手术差点要了她的命，她也因此瘦脱了相，手臂上的皮肤如同布袋一样，松散地挂在骨架上。手术过后，她不得不整天在腰间挂上一个黄疸引流袋。天气再热，她都会用一件长衣服遮住那个袋子。她长时间地坐卧在躺椅上，嶙峋瘦骨，给人的感觉如同摆在躺椅上的另一张躺椅，但一旦有动静她就会睁开眼睛：“要买点啥子？”

陈婆婆门框上的牌匾写着“渔夫人家”，卖冰棍、矿泉水和密封的小玩具，无所谓生产日期和品牌名称的袋装食品。前些年主要卖茶水，暗地里容留妇女从事性交易。没有人记得住“渔夫人家”这四个字，虽然它们明晃晃地写在招牌上。这里的人们叫的是另一个名字：猫儿店。

“猫儿”，是自贡地区对于性工作者的称呼。

“一辈子有什么难忘的事情？”我问她。

“没有，没有，啥子都差不多，一辈子都为要吃饭。”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，摸索半天，最后从一个陈旧的木头箱子里掏出身份证，那上面的名字叫作“陈炳芝”。她说上面的出生日期是错的，她今年已经90岁了，而不是按身份证推算的88岁。有时候，陈炳芝的一只手会紧紧抓住一根晾衣竿，就像是她衰弱肢体的延伸，收拾床铺，撑着自已，或许对她而言，晾衣竿是比拐杖更让她感到有尊严的依靠。

1990年，陈炳芝通过熟人担保借了些钱，租下半边街的一个门面，又去镇上首富高森林家央告，借钱买了台黑白电视机，开了一个茶馆。这年她58岁。

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四川各地的乡镇陆续出现了卡拉OK、桑拿房、歌舞厅等场所，自贡开始流行“想逮猫儿，去田湾儿”的谚语。自贡火车站所在地田湾附近，各种各样的歌舞厅星罗棋布。逮猫儿的意思就是指找小姐。仙市镇也有了好几处地下色情场所，陈炳芝开的猫儿店，是

其中最简陋的一家。

镇上最开始出现的是卡拉OK。老板何四娃、老板楚哥都把它们装修得富丽堂皇，打门口过，都能瞥见浓妆艳抹、年轻漂亮的小姐。后来何四娃赚到了一点钱，就搬回乡下去；而楚哥因为干这个事，把他老婆气得跳河，送进了精神病院，楚哥的手也在若干年后摔断了一只，现在吃着低保。“做这种事一定会有报应。”正街上的徐四嬢说，“好人家没有干这个的。”

“他们两处的女人要周正点，我呢就是捡着那些不三不四的。人家不要的小姐，就往我这里来。”陈炳芝并不在乎小姐的质量，她提供的是场所，获得的是几块钱的抽佣，“我想管他妈的，进两块钱是两块钱的事。床铺反正又晒(睡)不烂的。”

家里所有人都反对她开店，但是陈炳芝笃定主意：“我说管我的，你们又不给我一分钱。”附近乡镇许多老、弱、残、穷的男人，他们路过装修得金碧辉煌的卡拉OK，都只能望着那里面年轻漂亮的女人，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。然而他们到了陈炳芝的房子里，只要付出二十块钱，甚至十五块钱，就能换来和一位小姐睡觉的机会。

在仙市小学的钟老师心中，陈炳芝做生意敢想敢为，就是“仙滩上的董明珠”；媒婆李大嬢也把陈炳芝称为“仙市的女强人”。镇上的人都见识过她开猫儿店生意兴隆的“盛况”：茶馆的门敞开着，每个桌子面前都坐满了老头，他们挨着那些小姐，嬉笑放松，叶子烟的味道浓郁呛鼻。茶馆前面的空地上，陈炳芝也支了一个摊子，卖些鱼线、渔网等渔具——她不会浪费任何能赚钱的可能性。

90岁的陈炳芝身上，精于算计的女强人形象在打牌的时候就会表现得非常明显。“那是她唯一的娱乐活动。”二儿子小理说。菜市场附近的一个茶馆，如同所有其他的茶馆一样，坐满了乡镇赶来的中老年人。这种茶馆投入极低：简易的桌子，塑料板凳，几副麻将就行。陈炳芝显然受到了特殊的待遇，她是整个茶馆唯一坐木头靠椅的人，老板还给她特意垫上了棉垫。

陈炳芝坐在一群年龄比她小二十多岁的老头中间，但个头如此瘦小，几乎有点小学生上桌的感觉。她身上穿着明显用于节假日的笔挺外套，白头发一丝不苟梳到脑后，用发夹钳住鬓间的碎发，甚至穿了双干净的黑布鞋。和跋着拖鞋、露出粗糙脚后跟，满不在乎的老头们相比，她如此慎重。坐在对面那个浑身印满“Boss”花纹的老头今年也70岁了，他是陈炳芝第二任老公在和她结婚之前有的孩子，陈炳芝一言不发，没有一点寒暄的意思。她只死死盯着桌上的纸牌。

老头们嘻嘻哈哈，东拉西扯，出牌随意，陈炳芝目光锐利，戴着手表的手腕不管不顾地在牌桌上翻动，却已经输了几十块钱。她终于忍不住跟“Boss”花纹老头说：“你是头家，前面出过一条‘金’，明显还有三条‘金’在外面，你明明有一对，就应该尽量出一对嘛！出个这么小的单牌，让他逮住机会拖了三条‘金’，你咋子这样不讲究，不然我们输不了这么多……”那一刻，好像有另外一个人从她那个弱小的皮囊里钻出来，那是一个经验丰富、察觉一切的猎人，随时可以在变幻莫测的牌局中运筹帷幄。

听到几个过路人闲聊疫情，她完全不懂，“以我这么大的岁数来说，只有猪瘟鸡瘟，没听过还有得人瘟的。”

她是时代变迁中那颗最不起眼的小石子，因为早早地沉了底，似乎什么样的波澜对她也都影响不大，她如同一个过时的、守旧的人，夹杂在这变幻莫测的新时代缝隙里，之所以完全不敏感，大概就是因为一颗盐巴对于海水来说，真的是太渺小了。

陈炳芝一生都活在自己的螺蛳壳里面，她从不关心政治，只能认出自己的名字和简单的数字，除了自己那条街道上的老街坊，连多走两步的仙市老人都认不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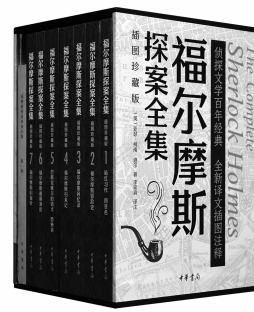
她每天都盼着天亮，也许就是单纯地沉迷于做事，从表面上看起来，她是一个连掏出一块钱都要哆嗦半天的人。去年开始，为了游客的方便，她的小卖柜上也开始立起了微信支付的二维码，那其实是她长孙的，卖出去十块钱，她就往墙上的塑料袋里放入一颗大花生，卖出去一块钱，就放进去一颗小花生，到周末再根据花生的总数统一跟孙儿索要现金。

她也有自己夜晚的小快乐，比如，头天晚上做梦看到死人，和死人摆龙门阵，拉屎在茅房，或者看到红色的东西，她早上起来就喜滋滋的。果然当天生意就会好一点，烟都多卖两盒。

“拉卡拉到账，五元钱。”——这就是90岁这一年她认为的“人生意义”。

节选自《盐约》

与福尔摩斯见面



「英」亚瑟·柯南·道尔著 李家真译
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 中华书局

内容简介

中文版第一个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，由中华书局于1916年出版。2012年，中华书局全新打造“插图新注新译本”(全七册)。时隔十年，中华书局又诚意推出新译本的升级版本——“插图珍藏版”，全面升级。内容完整包涵全部福尔摩斯探案故事，四部长篇+五十六部短篇，一个都不能少，没有任何删减。

一八七八年，我拿到伦敦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，接着就去内特雷医院进修军医课程。课程刚刚修完，我奉命前往诺森伯兰第五燧发枪团，充当该团的军医助理。那个团当时驻扎在印度，可我还不到，第二次阿富汗战争就打了起来。在孟买下船的时候，我听说我那个团已经穿越重重关隘，挺进到了敌境深处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和许多处境相似的军官一起跟了上去，并且安全抵达坎大哈，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团队，立刻投入了新的工作。

许多人借由这场战争加官进爵，我的收获却只是霉运和灾难。当时我奉命转入伯克郡步兵团，随所部参加了伤亡惨重的迈万德战役。战役当中，一颗捷泽尔枪弹击中我的肩膀，打碎了我的肩胛骨，擦伤了我锁骨下方的动脉。多亏了勤务兵穆雷的忠诚和勇气，我才没有落到那些嗜血的回教士兵手里。他把受伤的我扔上一匹驮马的背脊，带着我安全回到了英军阵地。

创痛令我形销骨立，长期的艰苦生活又令我虚弱不堪，于是他们让我离开战场，跟一大群伤员一起去了白沙瓦的后方医院。我在医院里渐渐痊愈，好容易已经可以在病房之间走动走动，甚至可以去阳台晒晒太阳，却不料身染伤寒，摊上了这种印度殖民地为我们特备的诅咒。几个月的时间里，我一直命悬一线。等到我终于恢复神志，开始好转，身体已经虚弱憔悴得不成样子，以致院方决定立刻打发我回英格兰，一天也不能耽搁。就这样，我被他们遣送回国，坐上了“奥伦蒂斯号”运兵船。一个月之后，我在朴茨茅斯码头下船上岸，健康已经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害。还好，爱民如子的政府准了我九个月的假期，好让我调养身体。

我在英格兰无亲无故，因此便拥有空气一般的自由——换句话说，拥有一个每天收入十一先令零六便士的人所能拥有的最大自由。既然如此，我顺理成章地选择了伦敦，因为它好比一个巨大的污水池，大英帝国境内的游民懒汉，全都会不由自主往那里流。我在斯特兰街的一家出租公寓住了一段时间，过着一种苦闷无聊的生活，花钱大手大脚，远远超过了应有的限度。到后来，我的经济状况恶化到了让人恐慌的地步，以致我很快就意识到，我要么得离开伦敦，去乡下过日子，要么就得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。我选择了后一种办法，第一步便是打定主意，要离开那家公寓，另找一个不那么浮华也不那么昂贵的住处。

作出上述决定的当天，我正在克莱蒂伦酒吧门前站着，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转过头去，看见了年轻的斯坦福德。他是我在巴茨医院求学时的一个助手。能在伦敦这样的都市丛林里看到一张友善的脸庞，对一个孤苦伶仃的人来说实在是件幸事。照过去的情形来说，斯坦福德和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情，眼下呢，我兴高采烈地跟他打起了招呼，他也是一副很高兴看到我的样子。兴奋之余，我请他去霍尔伯恩饭店吃个午饭，于是我们坐上一辆韩素车，向着饭店驶去。

“华生，这阵子你都在干什么呢？”马车辘辘碾过拥挤的伦敦街道，斯坦福德突然问我，丝毫不掩饰心里的诧异。“看你瘦得像把柴火，脸也黄得跟蜡一样。”

我大致讲了讲自己的经历，经历还没讲完，目的地已经到了。“真够惨的！”听完了我的种种霉运，他满怀同情地说道，“眼下你有什么打算呢？”“我在找住处。”我回答道，“想看看这地方究竟有没有条件舒适、价钱也合理的房子。”“怪事。”我这位同伴说道，“你这套说辞，今天我听第二遍了。”

内容简介

在四川西南的古老盐业小镇，女人们过着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惊心动魄的生活。十六七岁就辍学混迹KTV的少女，经济独立却惧怕离婚的女强人，面临家暴威胁却选择复婚的媒婆，历经四嫁开猫儿店的九十老嫗，她们在21世纪仍旧重复着古老时代的人生轮回，在婚姻和贫困、“父权”和“夫权”的夹缝里，挣扎求生。易小荷回到故乡，选择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镇，又在这里选取了12个再普通不过的女人，持续探寻她们对国家、社会、家庭、婚姻的理解，跟随她们再一次经历被“放咸”的人生。在这个如盐一般凝固在时光里的小镇，我们将看到两个中国——城市的，和乡镇的。

作者简介

易小荷
资深媒体人，作家，四川省自贡市人。文学公众平台“七个作家”“骚客文艺”创始人，历史类公众号“搜历史”创始人。著有《亲历NBA》《我们是否还拥有灵魂》等。